



紅月亮

穆欣欣

世界不平靜。丙午年的元宵節，天氣不似預期。一直不放晴的天空，像是在附和全人類的心情。大家在元宵節這一天互道祝福中，夾雜一絲強顏歡笑。我發現，今年元宵節，人們也不像以往那樣強調它是「中國情人節」。畢竟，當下平安二字最重，甚至，活着就已經很好了。

注定這是個特別的元宵節。人間萬姓，仰起頭，能看到掛在天上的「紅月亮」——月全食天象。

現在的科普資訊做得真好，不但詳列出元宵節當夜每一時段月亮的形態、哪個方向是視野開闊且光害較低的地點；重要的是解釋「月全食」是當月球運行至地球背面，並完全進入地球，「月全食」時，月球並不會完全消失，而是會因地球大氣折射太陽光而呈現銅紅色，俗稱「血月」。

下一次「紅月亮」的出現將在二〇七二年，即四十六年之後。不好說那時的世界會是什麼樣？

這讓我想起張愛玲筆下的「紅月亮」。她在《我看蘇青》中這樣寫：

「蘇青走了以後，我一個人坐在黃昏的陽台上，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，邊緣上覆着一大塊胭脂紅，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，再一看，卻是元宵的月亮，紅紅地升起來。我想到，這是亂世，蘇青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。」

這段文字今天讀來，別樣感觸。同樣的元宵節、紅月亮，甚至，同樣是亂世。只是，如何做一個「亂世裏的盛世的人」，我們卻不得而知。

且慢，張愛玲寫的是哪一年元宵的紅月

亮？我把問題扔給AI。

AI不但給了我答案：

「文章寫於一九四四年春，正式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上海《天地》月刊第十九期。」「一九四四年為農曆甲申年（猴年），春節（正月初一）為公曆一月二十五日，由此推算，農曆正月十五（元宵節）對應公曆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（星期二）。」

並且AI還得出結論：「一九四四年元宵節當天發生的並非月全食，而是一次半影月食。」「是一次視覺效果極不明顯的半影月食。」

如果AI沒有胡說八道，張愛玲看到的「紅月亮」，不是天文現象，而是主觀感受與時代隱喻的結合。「紅月亮」是張愛玲筆下亂世的象徵，再想到她和蘇青的命運，兩個又有才華又獨立的女性，人生的下半場都不如意，更是字字心酸。

一九四四年春，蘇青的散文集《浣錦集》出版，張愛玲為其撰文寫序，即此篇《我看蘇青》。

張愛玲是金句高手，文中有一句「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，我以為只有蘇青和我可以並排坐在一起」，可以和她的「出名要趁早」等量齊觀。張愛玲和蘇青惺惺相惜，她們曾經有過閨密般的友誼，做閨密們都會一起做的事：逛街、吃飯、喝茶，做衣服。

張愛玲在蘇青創辦的《天地》雜誌上發表了十四篇散文，是後來結集成書的《流言》。蘇青的代表作小說《結婚十年》，展現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，直至今日仍在延續。女主人公

蘇懷青因為生了女兒不受婆家待見，甚至遭到丈夫家暴。蘇懷青就是蘇青自己的寫照。後來蘇青離婚，創辦天地雜誌社，主編《天地》文學月刊，獨自挑起養家餬口的擔子。

四十年代的蘇青和張愛玲憑才華獨立於世。同為女性，看到她們，很是解氣，更要為之喝彩。二人其實在告訴天下女性，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自己所堅持的，保持經濟獨立、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工作，更要有自己的愛好。

而這兩個人也是好看的。雖然張愛玲未必是美的，但她的着裝風格、擺出來的姿態，是讓人印象至深的。我常說，沒有什麼人經得起鏡頭「仰拍」，除了張愛玲。此時，你腦海中是否會出現張愛玲那張經典的照片？頭和目光一起上揚，這世間的人和事，她都懶得應付。

大家描述的蘇青是美的：圓臉，俊眼修眉，眉目間自有一種敏銳又坦然的神氣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蘇青找到一份編劇的工作，與人合作編劇了越劇《屈原》。這個時候的蘇青，穿人民裝、戴眼鏡，混跡於眾人之中絲毫不起眼。

這兩個閨密的友誼，後來因為一個叫胡蘭成的男人而掰了。

胡蘭成認識蘇青在先。

有一次胡蘭成從南京跑到上海找蘇青，為了一個叫張愛玲的人，說讀了雜誌上她的文章。蘇青先是拒絕介紹張愛玲給胡蘭成認識，但最後還是把張愛玲的地址給了胡蘭成。後來張愛玲和胡蘭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。張愛玲在贈胡蘭成的照片背後題字：「見了他，她變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塵埃裏。但她心裏是歡喜

的，從塵埃裏開出花來。」

二人結婚後，胡蘭成仍與蘇青曖昧着，讓張愛玲撞見過，引起爭吵。

蘇青後來寫《續結婚十年》，把三人之事寫進了作品，尤其把映射胡蘭成的人物寫得很是不堪。這樣做的結果是，蘇青徹底消失在張愛玲的生命中，張愛玲視這個曾經的閨密形同陌路。愛情、友情，緣盡了，皆如此。

「三八」國際婦女節到了，總會令人想起很多精彩的女性故事。謹祝天下女人都能堅持做自己、愛自己所愛、活出自己的快樂人生！



▲今年元宵節不僅迎來正月的滿月，還邂逅了難得的月全食。 新華社

上海與希臘製作團隊聯手 再現《利西翠姐》

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 女性力量止戈為和

戰火頻仍的時代裏，女人如何以自身阻止戰爭？2400年前的古希臘喜劇之父亞里斯多芬用《利西翠姐》給出他的想像與答案。今天，面對這個戰爭仍未消止的世界，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攜手希臘製作團隊在香港藝術節的舞台以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之名再度詮釋這部經典喜劇。

該劇日前在上海進行排練，編劇、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喻榮軍，希臘導演 Katerina Evangelatos，以及主演謝承穎等在綵排後接受香港媒體採訪，分享創作感受。喻榮軍說，「這部劇表面上是關於性、關於戰爭、關於男女之間的這些事情，但是它本質上是關於溝通的。戰爭的本質是溝通的崩潰，而當女性用最私密的武器去停止戰爭時，我們看到女性柔軟但不柔弱、極具韌性的力量。」



▲舞台劇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3月27日起於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上演。

演出訊息
舞台劇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
時間：3月27日至28日 晚上8:00
3月28日至29日 下午3:00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「香港是一個在戲劇前沿的城市」

去年改編自喻榮軍作品的話劇《唔講得》在香港上演取得不錯的反響，今年他又帶新作參加香港藝術節，喻榮軍說自己和大灣區已經合作過20多部戲，其中與香港的合作從2001年就已開始，「包括香港話劇團、中英劇團、春天舞台、進念等都有合作。」喻榮軍認為香港非常包容、開放、多元，是一個在戲劇前沿的城市。「它非常國際化，跟國際的交流很多，這種包容在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這個戲裏面也有體現。這個戲裏有說四川方言的角色，有上海的元素、香港的元素、希臘元素，我相信對香港的觀眾來說，這方面是有契合度的。」

合作默契

去年改編自喻榮軍作品的話劇《唔講得》在香港上演取得不錯的反響，今年他又帶新作參加香港藝術節，喻榮軍說自己和大灣區已經合作過20多部戲，其中與香港的合作從2001年就已開始，「包括香港話劇團、中英劇團、春天舞台、進念等都有合作。」喻榮軍認為香港非常包容、開放、多元，是一個在戲劇前沿的城市。「它非常國際化，跟國際的交流很多，這種包容在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這個戲裏面也有體現。這個戲裏有說四川方言的角色，有上海的元素、香港的元素、希臘元素，我相信對香港的觀眾來說，這方面是有契合度的。」

話你知道

該劇講述了連年不休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讓雅典、斯巴達及其盟邦深陷泥潭，驍勇果敢的利西翠姐毅然採取大膽行動——她聯合敵對城邦的女性，發起一場針對男性的「性罷工」：除非實現和平，否則拒絕與丈夫親近。不僅如此，她們還佔領了雅典國庫所在的衛城。這一策略最終戲劇性地迫使男人們回到談判桌，迎來久違的和平。

此劇不但開創了以女性角色主導故事的先河，更以其超前的女性意識和幽默語言在僅存於世的11部古希臘喜劇作品中位列喜劇愛好者必看清單之首。

公元前七二二年，目睹希臘城邦間連年戰爭的古希臘喜劇之父亞里斯多芬，為了表達他對和平的渴求，創作了離經叛道的喜劇《利西翠姐》。

《利西翠姐》

公元前七二二年，目睹希臘城邦間連年戰爭的古希臘喜劇之父亞里斯多芬，為了表達他對和平的渴求，創作了離經叛道的喜劇《利西翠姐》。

謝承穎細膩大氣 劉苡辰靈動活潑

綵排過程中，十幾個女演員的表演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謝承穎細膩大氣，劉苡辰靈動活潑，每個演員都展現了自己不同的特點和極高的專業能力，「我非常自豪我們話劇中心有一幫非常好的女演員。」談及此，喻榮軍也說起了自己今次做這部舞台劇的初衷之一，「話劇中心有130個演員，其中一半是女演員，我們發現男演員工作安排得很滿，而很多女演員竟然沒有工作。」喻榮軍說，近些年內地線下演出市場蓬勃發展，培養了大批的年輕觀眾，其中七成都是女性觀眾，受市場影響，他們做了很多男性題材的戲，「但是我們還有那麼多好的女演員呢？所以有了這部戲。」

百花齊放

綵排過程中，十幾個女演員的表演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謝承穎細膩大氣，劉苡辰靈動活潑，每個演員都展現了自己不同的特點和極高的專業能力，「我非常自豪我們話劇中心有一幫非常好的女演員。」談及此，喻榮軍也說起了自己今次做這部舞台劇的初衷之一，「話劇中心有130個演員，其中一半是女演員，我們發現男演員工作安排得很滿，而很多女演員竟然沒有工作。」喻榮軍說，近些年內地線下演出市場蓬勃發展，培養了大批的年輕觀眾，其中七成都是女性觀眾，受市場影響，他們做了很多男性題材的戲，「但是我們還有那麼多好的女演員呢？所以有了這部戲。」

式，更多的也是一種溝通。」

今次演出保留原作誇張、嬉鬧的特色，結合色彩繽紛的舞台及服裝設計，七首歌曲載歌載舞演出，以風趣手法表達嚴肅主題，剛柔並濟地展現姊妹們聰慧救國的現代寓言。「我們把原來歌隊簡單的形式，加入了戲劇表演，變成了更加豐富立體的表達。」

「以往對戰爭的解讀常常都是從男性的角度，但是兩千年前，亞里斯多芬就已經站在女性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了。其實很多女性的丈夫、兒子都在戰場上犧牲了，女性所承擔的重大壓力在平時是看不到的。」喻榮軍說，「我們一直說『治大國如烹小鮮』。當我們從女性的視角出發，通過一種柔韌的力量，好多東西就迎刃而解了。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智慧的。對我們現在也是有啟示作用。」

「創作的當代性比性別更重要」

在 Katerina Evangelatos 看來，今次創作最大的困難之一在於如何翻譯幽默。尤其是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，在翻譯的過程中如何讓另一種文化的觀眾能夠聽懂且接受？他們花了一些功夫研究。喻榮軍在開頭寫了一段近十分鐘的脫口秀，這種當前在內地十分受歡迎的喜劇形式，在原本劇裏是沒有的，「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很有意思，可以拉近和觀眾之間的距離。」女主角謝承穎在台上嬉笑怒罵，講戰爭與女性，不時與台下的觀眾互動、調侃，一氣呵成，講到最後眼裏淚光閃閃，十分動人。被問及在與觀眾互動時語言的尺度時，謝承穎說：「導演一開始就告訴我們，這個戲就是在冒犯。在與觀眾互動



▲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編劇喻榮軍。

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攝



▲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希臘導演 Katerina Evangelatos。

的過程中，我內心確實也很怕冒犯了，但是因為脫口秀這個形式本身就是一個冒犯的藝術，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做到更像是脫口秀的表達。」喻榮軍還提到，他們將《利西翠姐》原作中男性歌隊演唱講述的一個男人忍受不了他的妻子，然後跑到深山老林，日子過得還挺爽的故事，改編成了女性的視角，「變成女性歌隊在唱，多少年前有一個女人，她很討厭男人，討厭婚姻，她跑到山上面去，砍柴、挑水，日子過得很滋潤。」

喻榮軍直言自己在寫戲是一直考慮觀眾的。「有的時候跟觀眾之間要挑起戰爭，有時候要關注觀眾是什麼樣的心理，我覺得這是創作比較有意思的地方。」伴隨女性觀眾越來越多的進入劇場，而作為女性導演的 Katerina Evangelatos 卻認為，創作的當代性比性別更重要，她表示自己在創作過程中並不會考慮女性觀眾增加的因素。

對於今次合作，Katerina Evangelatos 的專業與嚴厲給喻榮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「導演對演員的要求非常高。」喻榮軍笑言，「不只是高，是苛刻。」「有很多我們覺得很合適的女演員都被她刷掉了。導演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導演，她對於未來在舞台上的呈現，心裏是非常有底的。」喻榮軍表示，導演和自己的想法有時候會有一些碰撞，「但我覺得這也是創作有意思的地方，創作就是一個冒險的過程，是大家互相角力的過程。」「我一直認為創作就是一個未知之境。我們只要知道那個方向大概在哪，往那個地方去進發。在沿途當中我們相互的去爭、去攀爬，這樣的風暴反而是最好的。」

七日談

（澳門篇）



▲舞台劇《姊妹妹妹站起來》排練照。